

十一、戰史述評

首先我要說的，是 國父對戰爭時代的劃分。關於歷史上戰爭時代的劃分：有人分為：（一）點的戰爭時代，（二）線的戰爭時代，（三）平面戰爭時代，（四）立體戰爭時代。至於近代的戰爭，也有人分為煤力時期，油力時期，電力時期，原子時期。這都是就戰爭上所用的工具或助力來劃分的。 國父則從人類歷史進化上把戰爭劃分為如下的四個時期：

- 第一個時期——人同獸爭，不是用權，是用氣力。
- 第二個時期——人同天爭，是用神權。
- 第三個時期——是人同人爭，國同國爭，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，是用君權。
- 第四個時期——是國內相爭，人民同君主相爭。在這個時代之中，可以說是善人同惡人爭，公理同強權爭。到這個時代，民權漸漸發達，所以叫做民權時代。

以上的劃分，見於民權主義第一講，就中「人同獸爭」及「人同天爭」的兩個時期，僅是戰爭的起源，唯有第三個第四個時期的戰爭，才算是真正的戰爭。而且 國父在這第四個時期，有一個理想，認為基於民權革命的成功，即民主政治的實現，足以避免將來國內的戰爭，像今日世界民主國家，軍隊是對外的，所有政治問題均由議會上來解決，那自然沒有內戰的發生。英國如是，法國如是，美國如是（自建國以來，僅發生過一次所謂「南北戰爭」。）同講說：「就中國歷史講，每換一個朝代，都有戰爭，比方秦始皇專制，人民反對他，後來陳勝、吳廣起義，各地都響應，那本是民權的風潮。到了劉邦，項羽出來，便發生楚漢相爭。劉邦項羽是爭什麼呢？他們就是爭皇帝，唐漢以來，沒有一個不是爭皇帝的。中國歷史常是一治一亂，當亂的時候，總是爭皇帝。外國嘗有因宗教而戰，自由而戰的，但中國幾千年來所戰爭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。我們革命黨為避免將來戰爭起見，所以當初發起的時候，便主張共和，不要皇帝。現在共和成立了，但是還有想做皇帝的，像南方的陳炯明是想做皇帝的，北方的曹錕也是想做皇帝的，廣西的陸榮廷是不是想做皇帝呢？此外還不知多少人都是要想做皇帝的。中國歷代改朝換姓的時候，兵權大的就爭皇帝，兵權小的就爭王爭侯，現在一般軍人已不敢大者王，小者侯，這也是歷史上競爭的一個進步了。」固然依於民權主義的實現，可以避免由政治上發生的內戰。而依於民族主義的實現，亦可以避免種族間的戰爭。而依於民主主義的實現，亦可以避免由經濟上而發生的階級戰爭。從這點上，更可見 國父三民主義的偉大。

戰史是兵學的泉源，也是將校的教師，歷代兵家名將對戰史皆有深刻的研究。孫武所著的兵法十三篇可以說是黃帝擊敗蚩尤，與唐虞夏商周五代及春秋用兵的結論。克勞塞維慈所著的戰爭論，是研究腓特烈大王及拿破崙戰史的結晶。他如吳起、韓信、關羽、岳飛、戚繼光、漢尼拔、毛奇、興登堡等的戰勝攻取，

亦莫不由於研究戰史為其基礎。又如拿破崙說：「欲成為偉大的將帥，唯一的手段，應把握著兵術的祕訣——研究戰史。」華甸堡伯爵說：「歷史的智識決不是蒐集一切實例，以供我們必要時發見其足以模倣的適例，便算完了，乃是憑實習所獲得的精神訓練，使我們於不知不覺中容易認識正確的目的，且可改進我們以前那低劣的無意識的天賦本能，使成為有意識的力量。」普克爾將軍說：「軍隊若缺乏戰爭的經驗，則可以戰史為教育的基礎，更屬必要。……戰史雖不能代替實際的經驗，然足為實戰的準備，在平時研究戰史，乃學習戰爭與決定兵術原則的真正手段。」戰史的重要可見。

一、關於本國戰史

國父為領導中國革命，當然對戰史要有深刻的研究。因此，在遺教中，可以找到他許多關於中外戰史的言論。國父對中國歷代興亡史，戰爭史，尤以太平天國戰史為最爛熟，這大概是基於推翻滿清的需要，正同洪秀全的革命一樣。關於這點，我前接到一位老同志由渝給我的信說：「總理生平最爛熟者為太平軍戰史，對於進兵攻城得地之戰法及地理，往往如數家珍。其材料除得自私人紀錄，及官書外，外人所著關於太平朝事跡，幾應有盡有。嘗言革命用兵與國家用兵之戰略不同，太平戰法大可採用，並批判其勝收之由。」（註）國父為漢公著「太平天國戰史」一書撰序說：「雖以羅曾劉郭號稱學者，終不知春秋大義，日陷於以漢攻漢之策，太平天國遂底於亡，豈天未厭胡運歟？其當時戰略失宜，有以致之歟？」這是對太平天國之亡的一種感慨。在民權主義第一講裡更深入地論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說：「從前太平天國便是前車之鑒，洪秀全當初在廣西起事，打過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安徽、建都南京，滿清天下大半歸他所有。但是太平天國何以終歸失敗呢？講起原因有好幾種：有人說他最大的原因，是不懂外交，因為當時英國派了大使波丁渣到南京，想和洪秀全立約，承認太平天國，不承認大清皇帝。但波丁渣到了南京之後，只能見東王楊秀清，不見天王洪秀全，因為要見洪秀全便要叩頭，所以波丁渣不肯去見，便到北京和滿清政府立約。後來派戈登帶兵去打蘇州，洪秀全因此失敗。所以有人說他們的失敗，是由於不懂外交。這或者是他失敗的原因之一，也未可知。又有人說洪秀全所以失敗，是由於他得下南京之後，不乘勢長趨直進去打北京，所以洪秀全不北伐，也是失敗原因之一。但是依我的觀察，洪秀全所以失敗，這兩個原因都是很小的。最大的原因，是他們那一般人到了南京之後，就互爭皇帝，閉起城來，自相殘殺。第一是楊秀清和洪秀全爭權，洪秀全既做了皇帝，楊秀清也想做皇帝，楊秀清當初帶到南京的基本軍隊，有六七萬精兵，因為發生爭皇帝的內亂，韋昌輝便殺了楊秀清，消滅他的軍隊。韋昌輝把楊秀清殺了之後，也專橫起來，又和洪秀全爭權，後來大家把韋昌輝消滅。當時石達開聽見南京發生了內亂，便從江西趕去南京，想去排解，後來見無可為，並且自己也被人懷疑，都說他也不想做皇帝，他就逃出南京，把軍隊帶到四川，不久也被清兵消滅。因當時洪秀全、楊秀清爭做皇帝，所以太平天國的洪秀全、韋昌輝、石達開、楊秀清那四部份基本軍隊，都完全消滅，太平天國的勢力便由此大衰。推究太平天國勢力之所以衰弱的原因，根本上

是由於楊秀清想做皇帝一念之錯。洪秀全當時革命，尚不知有民權主義，所以他一起義時，便封了五個王，後來到了南京，經楊秀清、韋昌輝內亂之後，便想不再封王了。後因李秀成、陳玉成屢立大功，有不得不封之勢，而洪秀全又恐封了王，他們或靠不佳，於是同時又封了三四個王，使他們彼此號相位等，可以互相牽制。但是從此以後，李秀成、陳玉成對於各王便不能調動，故洪秀全便因此失效，所以那種失敗，完全是出於大家想做皇帝。」這是從政治上來分析太平天國的失敗，也就是說政治的失敗足以導致軍事的失敗。

其次，關於中國近代對外的戰爭，例如論中法戰爭說：「鎮南關一戰，中國還獲勝仗，後來因被法國恐嚇，中國才和法國講和，情願把安南讓與法國，但是剛在講和前幾天，中國的軍隊正在鎮南關諒山大勝，法國幾乎全軍覆沒，後來中國還是求和，法國人便以為很奇怪。嘗有法國人對中國人說：「中國人做事，真是不可思議，就各國的戰例，凡是戰勝之國，一定要表示戰勝的尊榮，一定要戰敗的割地賠償，你們中國戰勝之日，反要割地求和，送安南到法國，定種種苛虐條件，這真是歷史上戰勝求和的先例。」中國之所以開這個先例的原因，是由于滿清政府太糊塗。」（「民族主義」第二講）又論庚子之役說：「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，他們的始意，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。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，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，當時所用的武器，便是大刀。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砲，那種舉動，就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，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，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此中國進步，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，還要好過歐美。甚至於像歐美的洋槍大砲，那些精利武器，也不相信比較中國的大刀還要利害，所以發生義和團來反抗歐美。義和團的勇氣，始初是銳不可當的，在楊村一戰，是由於英國提督西摩帶了三千聯軍，想從天津到北京，去救那些公使館，經過楊村，就被義和團圍住了。當時戰鬪的情形，義和團沒有洋槍大砲，只有大刀，所圍住的聯軍，有很精利的槍砲。在義和團一方面，可說是肉體相搏。西摩因為被他們包圍了，便用機關槍去掃射義和團，義和團雖然是被機關槍打死了很多人，血肉橫飛，但是還不畏懼，還不退卻，總是前仆後繼，死死的把聯軍圍住，弄到西摩帶那三千聯軍，終不敢通過楊村，直進北京。便要退回天津等候，另外請了大兵來幫助，才能夠到達北京，解各國公使館的圍。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，西摩有幾句批評說：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，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槍砲，那些聯軍，一定是全軍覆沒的。但是他們始終不信外國的新式武器。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，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，傷亡枕藉，還是前仆後繼，其勇銳之氣，殊不可當，真是令人驚奇佩服。」（「民權主義」第五講）從這一述評，可見武器在戰爭上的重要性，亦可見「勇銳之氣，殊不可當。」

二、關於外國戰史

國父對外國戰史亦很有研究，尤愛研究各國革命戰史，如英法的民權戰爭，美國的獨立戰爭、南北戰爭，及俄國的革命戰爭（散見三民主義及各講詞中，姑略）。他為周應時「戰學入門」一書撰序說：「世之善戰者，有得於天才，有得

於學問，如鐵木真之起於游牧，而能掃蕩歐亞，戰無不勝，攻無出不克，此天才獨勝者也。如莫魯克（即毛奇——浴曰註）之運籌帷幄，決勝先機，一戰而勝丹，再戰而摧奧，三戰而敗法，此學問特長者也。至於拿破崙乘法國革命之運，統饑寒之殘卒，與奧戰於意大利之野，以少擊眾，連戰皆捷，轉危為安，及後幾奄全歐，其用兵之妙，古今無匹，此才學兼長者也。」足見他對鐵、毛、拿等戰史亦研究過一番。至於論第一次歐洲大戰，散見於遺教中較為詳盡，他說：「前幾年的歐洲大戰，這次戰爭可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。何以叫做世界的大戰爭呢？因為這次戰事擴充影響到全世界，各國人民都被捲入漩渦之中。這次大戰爭所以構成的原因，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爭海上的霸權，因為德國近來強盛，海軍逐漸擴張，成世界上第二海權的強國，英國要自己的海軍獨霸全球，所以要打破第二海權的強國。英德兩國都想在海上爭霸，所以便起戰爭。二是各國爭領土，東歐有一個弱國叫做土耳其即突厥。土耳其百年以來世人都說他是近東病夫，因為內政不修明，皇帝很專制，變成了衰弱的國家。歐洲各國都要把他瓜分，百餘年以來不能解決，歐洲各國要解決這個問題，所以發生戰爭。故戰爭的原因，第一是白種人互爭雄長，第二是解決世界的問題。如果戰後是德國獲勝，世界上的海權，便要歸德國佔領，英國的大領土便要完全喪失，必成羅馬一樣，弄至四分五裂而亡。」（「民族主義」第四講）這是就歐戰發生的原因而論。關於此，又說：「像這次歐洲大戰，便有人說「打太陽」的地位，因為歐洲列強多半近於寒帶，所以起戰爭的緣故，都是由於互爭赤道和溫帶的土地，可以說是要爭太陽之光。」（第一講）次述歐戰的軍事動態：其一、關於構築障地方面說：「吾今欲請學者一觀近日歐洲之戰場，當德軍第一次攻巴黎之失敗也，立即反攻為守，為需要所迫，數月之間，築就長壕，由北海之濱，至於瑞士山麓，長一千五百里，有第一第二第三線各重之防禦，每重之工程，有陰溝，有地窖，有通道，有棧房。工程之鞏固繁複，每線每里比較，當過於萬里長城之工程也。三線合計，長約不下五千餘里，而英法聯軍方面，所築長壕亦如之。……而歐洲東方之戰線，由波羅的海，橫互歐洲大是，而至於黑海，長約三倍於西方戰場，彼此各築長壕以抵禦，亦若西方，其工程時間皆相等。」（「孫文學說」第四講）其二、關於使用兵器方面說：「當歐戰的時候，法蘭西本國以北的許多地方，都被德國軍隊侵入，人民的產業化為烏有，房屋也打破了，在那個地方兩軍相持三四年，不但是房屋沒有，就是一草一木都找不出來，成了不毛之地。這是甚麼原故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們現在打仗，是用子彈分勝負，每打一次仗，一日要用幾十萬幾百萬子彈，歐美現在打仗，不用子彈分勝負，要用砲彈分勝負，每日所用的砲彈，總是以幾千萬計。我們現在的戰爭，在他們看起來，是拿破崙的戰爭，是幾百年以前的戰爭。他們現在的戰爭是甚麼情形呢？在戰線以內的人，不在地上走，要在地底下走，在戰線之內挖了許多隧道，去接濟前方的補充。他們現在用砲，好似我們用槍一樣，我們打了勝槍，是說繳槍，他們便不說繳槍，要說繳砲，每次最多的時候，要繳五六萬砲，要繳幾十萬機關槍。」（「革命成功始得享國民幸福」講詞）此外關於最後裁兵復員說：「這次歐美聯軍一共有幾千萬的兵，不到一二年之後，大半以裁去的道理，便是用這個安插的方法。本大總統這次回粵化兵為工，便是利用歐戰各國裁兵的方法。」（「和平統一化兵為工」講詞）至於分析日本武力派的發動戰爭尤為一針見血。他說：「當彼日本之武力

派，尚以戰爭叫為民族進取之利器，彼參謀本部是計劃十年作一戰爭，一八九四年以一最短期之中日戰爭，獲最豐之報酬，於是因之而長其欲。日俄之役，獲大勝利，所得利益亦非較小。最後以一九一四年之大戰爭，復加入聯軍以拒德國，而日本以出力最微，費財至少，竟獲一領土，大如未戰前之羅馬尼亞，人口眾如法國之山東。由此觀之，在近三十年間，日本於每一戰爭之結局，即獲最厚之報酬，無怪乎日本軍閥，以戰爭為最利益之事業也。」（「實業計劃結論」）

以上所述的都是關於過去的戰爭，至於未來的戰爭呢？國父於此亦有一個觀察，我想附帶一說。

雖說「未來是不可知的，」「人類的眼光不能透視將來」，但是人類總是用盡觀察力與想像力打破這個悶葫蘆，來尋找答案。先知先覺者對於將來之變化雖未能作詳盡的豫言，但檢討過去，把握現在，總可以推知將來的趨勢，政治如此，軍事亦如此。

國父對於世界未來戰爭趨勢的觀察，不同於一般戰爭小說家的描寫，也不同於一般星相家的預言，他依於世界進化的情勢，認為將來的戰爭是「公理和強權」的戰爭，亦即以思想主義為中心的戰爭。這是兵學上一個共通的原理，可用以說明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，他可用來說明未來的第三次世界大戰。國父說：「就歐洲戰爭的歷史說，從前發生國際戰爭，最後的歐戰，是德、奧、土希諸同盟國，和英、法、俄、意、美諸協商國，兩方戰爭，經過四年的大戰，始筋疲力盡，雙方停止。……以後的戰爭是強權和公理的戰爭，今日德國是歐洲受壓迫的國家，亞洲除日本以外，所有的弱小民族，都是被強暴的壓制，受種種痛苦，他們同病相憐，將來一定聯合起來，去抵抗那些強暴的國家，那些被壓迫的國家聯合，一定去和那些強暴的國家，拚命一戰。推到全世界，將來白種人，主張公理的，黃種人主張公理的，一定是聯合起來，白種人主張強權的，和黃種人主張強權的，也一定是聯合起來，有了這兩種聯合，便免不了一場大戰，這便是世界將來大戰之趨勢。」（「民族主義」第一講）過去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民主國家戰勝極權國家，亦可以說是公理戰勝強權。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，卻又出現了一個專講強權國家——赤色帝國主義蘇俄，即蘇俄在大獨裁者史達林的統治之下，完全改變了革命成功初期「抑強扶弱，壓富濟貧是專為世界上伸張公道打不平的」（全）作風。不特凌弱且侵強，不特壓富且欺貧，專在世界上伸張霸道，製造不平，欲以蠶食的方式征服全世界。所以現在全世界各民族國家不分白種人或黃種人或其他種人，凡受其侵略者莫不同病相憐，聯合起來作堅決的抵抗。像蘇俄這樣不斷地侵略各國，勢務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，在這一場大戰中，由於我們主張公理的民主國家——思想正，力量大，必可戰勝那主張極權的俄帝集團，如果再沒有強權者的繼起，則世界從此可臻於永久和平康樂之境。

（註）馮自由先生於三十年七月由渝給我的信。